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二

錢塘魏之琇撰

傷寒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
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瘡益冬復受外寒雖逗
寒熱一斑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瘡後虛邪不
知其為新受實邪也

因舊病感
邪最易誤

新投以參補劑轉致

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效昏昏嘿嘿漫無主持已治木矣喻診之察其脉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謂可治但筋脉牽掣不停祇恐手足痿癱仲景筋脉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二十餘日血枯筋燥從可知矣今治則蕪治當于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

治痿獨取陽明清陽明之熱邪則緣虛痿不治

而愈况此症原屬暴傷非損也變用防風通聖散陳方減白朮以方

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黃芒硝黃芩
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制之法相
仿且內有當歸川芎白芍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
通經脈減者白朮以前既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
晚連進二劑一劑殊相安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
津津汗出次早診之筋脈不為牽掣但陽明胃散洪
大反加隨用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
花粉苓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

要知前
誤溫補

之劑亦神識清飲食進半月起于牀一月步于地畧
不少矣過啖即腹痛泄瀉儼似虛症不之顧但于行滯中加
柴胡桂枝升麻散餘邪不使下溜變痢然後改用葳
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治法一
一不違矩矱始克起九死于一生也

徐國楨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復不飲異常大躁
將門牖洞啓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
洵急以大承氣與服喻診其脉大無倫重按無力謂

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症奈何認為下症耶醫曰
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與薑附踰垣上屋
矣喻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
尚恐不勝回陽之任况敢以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

觀

熱在陽明經者亦漱水不欲咽

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咽而反可

咽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症頃刻大汗
不可救矣且既認大熱為陽症則下之必成結胸更
可慮也惟用薑附所謂補中有發并可散邪退熱一

舉兩得不必疑慮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棉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

微汗熱退而安

一戴陽症耳說得甚奇然此症實不多見

張卿子治塘棲婦人傷寒十日熱不得汗或欲以錦黃下之主人懼延卿子脉之曰脉強舌黑而有芒投錦黃為宜今舌黑而潤不渴此附子症也不汗者氣弱

耳非參芪助之不可一劑而汗

仁和縣志

張路玉治范主事疾先患寒傷營症惡寒三日不止曾

用發散二劑第七日躁擾不寧六脉不至手足厥逆

診之獨左寸厥厥動搖

心主汗故也

知是欲作戰汗之候

勿令服藥

宜記

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若誤藥必熱

不上後數日枉駕謝別詢之果如所言不藥而愈

戰汗治法

吳氏子年二十餘素有夢交之疾十月間患傷寒頭疼

足冷重劑頭面大汗喘促愈甚或以為邪熱入裏或

以為元氣大虛議用冬地爭持未決張診之六脉瞥

瞥按之欲絕正陽欲脫亡之兆急須參附庶可望其

回陽

此喻嘉言所謂
誤治致陽虛也

遂疏回陽返本湯加童便調理

數日頻與稀糜而安

一人途次患傷寒經吳門泊舟求治詢之自渡淮露卧
受寒恣飲燒酒發熱在京口服藥行過兩次熱勢畧
減而神昏不語不時煩擾見其唇舌赤腫燥裂以開
水與之則嚙不與則不思察其兩寸瞥瞥虛大關寸
小弱按久六脉皆虛曰此熱傳手少陰心經也與導

赤瀉心湯一啜神識稍寧泊舟一日夜又進二帖便溺自知次早解維再診脉靜神安但與小劑五苓去桂易門冬二帖屬其頻與稀糜可收功

吳介臣傷寒餘熱未盡曲池壅腫不潰不消日發寒熱瘍醫禁止飲食服消毒清火藥上氣形脫倚息不得卧渴飲開水一二日腹脹滿急大便燥結不通兩月中用蜜導四五次所去甚艱勢大危診之其脉初按細急按之絕無此中氣逮盡之兆豈能復勝藥力耶

乃令續進稀糜榻前以鴨煮之香氣透達徐以汁啜之是夕大便去結糞甚多喘脹頓止飲食漸進數日後腫赤漸消此際雖可進保元獨參之類然力不能支僅惟穀肉調理而安近一人過餌消導胃氣告匱聞穀氣則欲嘔亦用上法不藥而痊

高鼓峯治徐五宜長君傷寒危甚延往頃之有人來言病者晚來狂叫暈去五六次早起一暈竟絕不必往也問病來幾日云九日矣又問胸尚熱否曰胸但不

冷耳曰可救也急往視之至則僵尸在牀口鼻無氣
面色青黯口噤目閉手撒獨唇色紫黑高笑曰此人
不死陰虛症誤服白虎所致耳切其脉兩尺尚在
仍是耳遂取人參一兩熟地二兩炮薑五錢濃煎湯挖
而灌之盡劑口開面色轉紅不及一時大叫冷甚連
以熱湯飲之即發壯熱通身淋漓汗下而甦比晚腹
脹不便曰無憂也大汗之後虛不能出耳再飲藥一
鍾即得解次日諸病悉除但多妄言怒罵如有鬼神

驅之者調治數日至夜半診其脉曰虛至此乎復以大劑附子理中建中投之數日而愈

杭友沈僑如甥病傷寒診其脉浮數有力舌黑胸脯痛

脹此得之勞倦後復傷飲食

戰汗而解不得單謂飲食勞倦

醫以寒

涼消導攻之火受過抑無所歸也急以大劑參朮歸

芪炮薑救之戒其家人曰夜半當發戰戰則汗而解

矣如戰時頻頻以粥與之時高卧天長寺四鼓時病

家急叩門曰服藥後果寒甚索被頃之大熱昏沉而

死矣先生尚有法救之否曰不足計也汗來矣但戰時曾進粥否曰實未也曰吾語汝戰時須與粥要以助胃氣使汗來速不至困乏耳今亦無妨第歸此時

當得汗矣果如言齣睡而安

與粥助汗亦仿仲景桂枝治法

張隱菴治一少年傷寒三四日頭痛發熱胸痛不可安病家曰三日前因食麵而致病張曰不然麵飯糧食何日不食蓋因外感風寒以致內停飲食非因食麵而為頭痛發熱也故凡停食感寒只宜解表不可推

食如裏氣一鬆外邪即陷入矣

為庸師說法

且食停于內

在胸下胃脘間按之而痛今胸上痛不可按此必誤下而成結胸病家云昨延某師告以食麵故乃用消食之藥以致胸中大痛因診其外症尚在仍用桂枝湯加減一服而愈

張令韶治一婦人患傷寒十餘日手足躁擾口目瞤動面白身冷讖語發狂不知人事勢甚危篤其家以為風縛其手足或以為痰迷心竅或以為虛或以為寒

或辭不治張診之切其脉全無問其證不知按其身
不熱張曰此非人參附子證即是大黃芒硝證出此

入彼死生立判因坐視良久聆其聲重而且長

亦有中焦

食而奄奄似不屬者亦下之而愈見繆仲淳治姚平之一案曰若是虛寒證到脉

脫之時氣沈沈將絕那得有如許氣力大呼疾聲久
而不絕即作大承氣湯牙關緊閉挖開去齒藥始下
咽黃昏即解黑糞半牀次早脉出身熱人事亦知舌
能伸出而黑又服小陷胸湯二劑而愈

一婦人素有虛弱之症後患傷寒一醫以為陰虛發熱用滋陰之藥命食雞子火肉而病更甚所用皆玉竹骨皮丹皮歸芍之類十餘日死症悉具延張至其人已死張請視之氣雖絕而脉尚在且滯滑曰此症不死乃誤服補藥邪不解胃絡不通胃家實也幸正氣未敗可治少頃果甦亦以用調胃承氣湯一服而結糞解諸症愈次日大汗如雨此虛象也用人參三錢芪朮棗仁各五錢而愈

一男子新婚吐蛔發熱醫以為陰症用理中湯而吐愈甚張診其脉緩而長一日夜吐蛔十餘條以為風木生蟲濕熱相湊頓然而生隨生隨吐欲用黃連等清濕熱之藥不信復易一醫用歸芍玉竹之類吐益甚蟲愈多復延張張曰必欲治非黃連不可遂用黃連厚朴枳實廣皮半夏各等分煎服其吐稍乏再服不吐神清蟲從大便而出約數千餘大小不等後加白朮等以補之即脹不安共用黃連枳實二十劑而愈

此乃千百中偶見之症不可以為常有也

據發熱脉緩而長則是陽明經症案中但與治蛔似多脫畧俟再考

陸養愚治周兩峯頭痛身熱又舟行遇風幾覆比至家脇大痛耳聾煩渴譫語是陽症也弦乃陰脉仲景曰陽病見陰脉者死况兩尺乃人之根蒂今不起根蒂已絕孤陽上越逼血妄行據症脉不可為矣辭去陸至血已止而喘定脉之兩寸關弦而微數兩尺果沉

而不起蓋症屬少陽弦數宜矣兩尺不起亦自有故
經云南政之歲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故不應耳吐
血者因舟中驚恐血菀為熱所搏也謔語者三陽表
症已盡將傳三陰也先以小柴胡和之俟實堅而下
之旬日當愈也因與二劑明日脇痛減耳微聞但謔
語胸膈滿舌上黃胎仍以小柴胡加枳桔黃連日服
一劑二日胸膈少寬而胎黑有刺大便不行約七日
矣乃以潤字丸三錢煎湯送下至夜更衣自涼諸症

頓失後去枳桔加歸芍調理旬日而起

王野溪病傷寒六七日已發表矣忽身熱煩躁口渴咽乾大小便利而不任風寒或用涼膈散反胸前見斑數十點色微紅乃投消斑青黛飲又發譫語手足厥逆謂熱深故擬用承氣下之陸脉之浮數六七至按之而空曰此陰盛格陽症也下之立斃內經至真要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岐伯曰脉至而從接之不故諸陽皆然今脉浮之而數按之而空乃陽虛

為陰所拒不能內入而與陰交身熱煩躁口渴咽乾
浮陽外越之故也惡風畏寒陽氣不足也發斑者因
寒藥激之致無根之火聚于胸中上熏于肺傳之皮
膚也謔語者神不守舍也厥逆者陽將竭也若冷至
肘膝則無及矣此與東垣治馮內翰之姪目赤煩渴
王海藏之治侯輔之發斑謔語同例一用真武一用
理中此先哲之成驗後學不知取法耳急用大料參
朮薑附峻補回陽麥冬五味甘草白芍斂而和之濃

煎俟冷徐徐服之日夜令藥不斷三日夜病勢始減
旬日後稍加減之月餘而起

吳子玉病發熱頭痛腰疼煩躁口渴無汗有主麻黃湯
者有主羌活沖和湯者脉之陽部浮數而不甚有力
陰部沉弱而濇謂曰此症此脉有兩感之象必重有
所用力煎之房勞而得者不可輕汗宜先投補劑托
住其氣血待日期而汗之或曰太陽症而用補劑景
有此治法乎曰雖無此法而未嘗無此論太陽症宜

汗假令尺中遲不可發汗何以知之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今寸脉浮數而無力表症不甚急尺脉沉溺而濡則裏虛可知傷寒有失汗而傳裏者亦有誤汗而傳裏者此症是矣衆不決姑服羌活冲和湯一日夜二劑前症俱劇仍不得汗擬麻黃者以藥輕病重欲大汗之陸曰若服麻黃湯亡陽譫語即見斃可立候也乃用補氣養榮湯二劑病未減亦不劇診之寸關如故兩尺稍有神再二劑又約一日夜方以參蘇

飲微汗之後諸症悉愈

凌東陽患傷寒已經汗下身體外不熱捫之則熱極不能食而餓不可忍及強進稀粥即脹不可任必用力揉之一二時始下甫下又饑不能支大便五六日不行亦不鞭滿城以汗下身涼而用開胃養血順氣之劑病日甚診之兩寸關浮數兩尺沈數有力曰此畜血症也因下之太早濁垢雖去邪熱尚留致血結成瘀胃中饑甚者火也食即脹者邪熱不殺穀也揉下

仍饑者腸中空涸協熱消穀也

語久矣

法宜清上焦之

熱去下焦之瘀而後議補或曰許與士謂血在上則喜忘血在下則發狂今云瘀而何以無此也曰成無已固深于傷寒者也謂不大便六七日之際無喜忘如狂之症又無少腹鞭滿之候何以知其有畜血蓋以脉浮數故也浮則熱客于氣數則熱客于血下後浮數俱去則病已如數去而浮仍在則邪熱獨留于衛善饑而不殺穀潮熱反渴也浮去而數仍在則邪

獨留于榮血熱下行血得瀉必便濃血若大便六七
日不行血不得泄必在下焦而為瘀須以抵當湯下
之此前賢之成案也乃用淡鹽湯送抵當丸三錢取
鹽走血之意以去榮中之結熱隨濃煎人參湯者病
久數下恐元氣不能支也如此兩日結血去浮熱解
飲食進後以清氣養榮湯調理旬日而愈

湯二老病傷寒已發汗矣後忽下利身熱頭痛昏憤或
謂合病下利復用解肌發表藥反增劇自汗惡風或

謂陰虛用理中合四物遂不眠妄見躁煩譫語或云
此協熱下利也用白頭翁湯二劑病畧可數日諸症
不減四肢厥逆脉之浮按散大而數沉按細數而有
力曰向云協熱者是也第宜調胃承氣湯下之不當
止用白頭翁湯耳或云下利厥逆可復下乎曰內經
云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王太僕云大熱內結淫瀉不
止熱宜寒療結復須除以寒藥下之結散利止通因
通用之法也又仲景云下利譫語有燥屎也厥逆者

熱深厥亦深也承氣下之第此症初見時下之即愈
今日數已久元氣將脫不得竟下因用人參二錢濃
煎送潤字丸五錢半日許出燥屎數十枚利減半手
足稍溫第昏沉更甚問之不語左脉微浮畧數右脉
少沉微數無力再用人參五錢濃煎送潤字丸二錢
少時又去燥矢數枚溏便少許遂能語索食稀粥與
之次日身涼神爽後用調養氣血少佐清熱之品旬
日漸愈而大便常結用八物倍生地月餘而瘳

陸肖愚治臧苔泉患傷寒發熱鼻燥口乾嘔惡胸脇痛
滿小水短赤大便瀉利或投柴苓湯反增頭痛如破
徹夜不寐已三日脉之左弦右洪寸關數兩尺稍和
以柴葛解表為君黃芩石膏知母清腑為臣枳桔寬
中為佐竹茹甘草平逆為使一日二劑嘔止痛減餘
如故因去知母黃芩竹茹倍柴葛加生薑五片亦一
日二劑熱退安卧瀉亦止矣口尚微渴以花粉麥冬
甘草陳皮黃芩桔梗枳殼四帖而安後十日食復身

熱譫語如見鬼狀舌黑有刺大便三日不行日輕夜
重脉沉有力兩尺帶弦用枳實黃連萋仁桃仁白芍
檳榔元明粉二劑諸症悉減而大便未行用桃仁十
枚煎湯下潤字丸一錢五分全愈後以清氣養榮湯
調理之

吳煦野子年二十三精神素旺清明自館中歸有房事
五更小解忽臍下作痛腸中雷鳴大便瀉水小便不
利明日遂發寒頭痛醫來告以酒後犯遠歸之戒醫

疑是陰症傷寒以理中湯二劑令一日夜服之次日
嘔逆大作煩躁口渴飲食不進晝夜不卧診之已三
日矣其脉左弦右洪寸關有力尺部尚和面赤戴陽
乃與柴葛解肌二劑因述遠歸陰虛投理中不減咸
擬倍加參附陸曰脉症俱陽縱有房事陰未嘗虛若
再投參附不可為矣今夜必服此二劑庶不傳裏
病者心虛止服一劑明早診之症不增劇脉仍洪大
并兩尺亦大曰熱邪已入腑矣日晡必劇以白虎湯

二劑與之病者猶豫謂曰今日怕石膏明日大黃也
怕不得延挨未服而煩渴躁熱大作且有譫語遂連
進二服熱畧不減再以前方二劑與之至五更始得
少睡早間診視兩尺沉實舌胎已厚改用小陷胸湯
送潤字丸一錢至晚又進一錢夜半出燥矢數十枚
熱減瀉止又服枳實黃連至數十劑少用滋補即痞
隔飲食不能進調治二日方得全愈

陸祖愚治顧玉巖年六十患傷寒服藥頭疼骨痛已除

身熱煩躁兼發赤斑而狂診之六脉沈數有力目瞪
直視噤不出聲舌黑芒刺四肢冰冷詢其大便二十
日不行謂年雖高脉尚有神力任無事投以大承氣
湯目閉昏沈咸謂決死一二時頃腹中鳴響去燥矢
若干諸症脫然僅存一息改用人參麥冬歸芍芪朮
調理而安

吳開之二日間患頭痛身熱服藥已愈旬日矣忽耳後
紅腫作痛大發寒熱或以為毒用花粉連翹解毒數

劑不效或以為痰核用南星半夏數劑反甚胸脇滿
痛飲食不進氣喘而粗夜卧不安脉之兩關弦數兩
尺和此本傷寒少陽之邪不解所以發頤耳之前後
上下乃少陽部分寸關弦數亦少陽不和之脉宜小
柴胡湯和解之用軟柴胡七錢乾葛黃芩各三錢生
甘草桔梗蘇子白芥子各一錢薑棗煎服二劑喘定
四劑腫痛全消而愈

治陳湖一男子患傷寒仰卧一日且耳聾意其病尚在

少陽故脇痛不能轉側及耳聾也與小柴胡湯加山
梔一劑即能轉側尾閭處內瀆皆蛆耳亦有聞蓋少
陽屬風木而風木能生蟲也其在少陽明矣

一人傷寒大小便不通予與五苓散而皆通五苓固利
小便矣而大便亦通者津液生固也或小便通而大

便尚不通宜用蜜煎法導之

資生經
醫說續編

施祕監尊人患傷寒咳甚醫告技窮試檢灸經于結喉

下灸三壯即瘥蓋天突穴也神哉神哉

同上

華佗傳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
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

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三國志

范汪方云故督郵顧子獻得病已瘥詣華佗視脉曰尚
虛未復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吐舌數寸其妻
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
病如佗言婦人傷寒雖瘥未滿百日氣血骨髓未牢
實而合陰陽快者當時即未覺惡經日則令百節解

離絡緩弱氣血虛骨髓空竭恍恍吸吸氣力不足着
牀不能動搖起居仰人食如故是其症也丈夫亦然

病源論
醫說續編

有士蓋正者疾愈後六十日已能射獵一犯房室即
吐涎而死及熱病房室名為陰陽皆難治近者有一
士大夫小得傷寒瘥已十餘日能乘馬行來自謂平

復亦以房室即小腹急痛手足拘攣而死

同上

婦人患病雖瘥未平復血脉未和尚有熱毒而與之交

接得病者名為陰陽易醫者張苗說有婢得病瘥後數日有六人姦之皆得病

同上

林觀子父因積寒腹痛以痧症治而愈數日後神思鬱結胸腹粥二三次大便秘澹日二三日行雜治二旬餘漸劇後一醫診之曰傷寒之邪尚在何悞至此也服小柴胡八劑別下結糞十數枚而安此亦臟結類所謂飲食如故時時下利也

觀子注傷寒折衷

吳仁齋治一人傷寒十餘日脉沈細手温而足冷大便

不通面赤嘔煩渴藥不能下惟喜涼水一二口或西瓜一塊食下良久吐出此陰甚于內逼其浮陽上冲咽嗑故面赤煩嘔用瓜去皮去子切片又以人參三錢炮薑二錢水煎取浸冷水中待冷服之而愈

一人傷寒七八日服涼藥太過遂變身涼手足厥冷通身黑斑惟心頭溫暖乃伏火也六脉沈細昏不知人不能言語狀如尸厥遂用人參三白湯加熟附半箇乾薑二錢服下一時許斑漸紅手足漸暖甦矣數日

復有餘熱不清此伏火後作再用黃連解毒竹葉石膏湯調治而安

馬元儀治沈集發熱七日神昏譫語中州結塊高突拒按作痛診之右脉虛微左見弦濇此正氣奪而邪氣盛也症實脉虛法在不治不得已必先補後攻庶幾萬一與人參桂枝炮薑半夏枳實厚朴廣皮補正散結脉稍起再與附子加桂理中湯以恢復元氣二劑右脉已透四劑兩脉有神而前症猶在中痛轉甚時

衆議交沮蓋此症原有積滯可攻兩日用藥專行溫
補者全是顧慮元氣若早下之必先脫矣今已補完
胃氣即可施治實之法也以人參三錢大黃五錢厚
朴一錢枳實一錢桂枝五分服未一時大便連行三
次其塊如失諸症悉平次與調理脾腎而愈

卜晉公患傷寒數日面赤躁煩手足搐搦起卧轉側不
安口燥渴大便結或用清火發散俱不應診其脉虛
瀉蕪結夫瀉則傷陰結則氣滯得之憂思勞鬱肺胃

受傷津液虧而虛邪結也散邪清火適所以耗其陰而留其邪耳治法必須大劑滋解乃可用瓜蒌實一兩紫莞三錢枳殼桔梗各一錢秦艽一錢杏仁蘇子半麴等一劑便得大睡身安調理數日而愈

鮑坤厚病經半月兩寸獨鼓兩關尺虛微頭痛如斧劈汗出不止譫語神昏曰寸大尺小本為上盛下虛之候况頭痛如破者虛陽上僭也汗出不止者虛陽外散也譫語神昏者孤陽氣浮神失其守也非人參附

子無以追散失之元氣非童便豬膽葱白無以通僭
逆之陽氣法當用白通湯以急救之時夜半特宰豬
取膽比藥成牙關緊急不知人事乃挖而灌之黎明
神氣漸清此陽氣已漸歸原但欲其深根固蒂非大
劑溫補不可用人參四兩附子一兩肉桂五錢合附子
理中湯法連投數劑痛定汗止調理而安

一人傷寒六日兩脉微弱不起面垢遺尿自汗譫語身
重不能轉側此三陽合病汗下兩不可用仲景云腹

滿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自汗者白虎湯主之蓋三陽合邪至遺尿譫語其中州擾亂真氣與津液並傷可知故仲景復云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以汗則偏於陽而津液益傷下則偏於陰而真氣復損惟白虎一法解熱而不礙表裏但三陽病其脈當浮大而反微弱不起者以邪熱鬱遏不得外達非陽衰脈微之比但清其壅熱而脈自起矣用大劑白虎一服便得大睡再劑神清脈起與補

虛清熱而痊

張氏子傷寒四五日兩脉虛微神氣昏亂躁煩不寧時欲得水復置不飲棄衣而走勇力倍常言語狂妄不避親疎此陰盛格陽欲脫外假熱內真寒也欲與理中湯咸謂火熱有餘之症欲行寒下曰豈有大熱症而不引水自救者况兩脉微弱明屬陰盛陽微若不急與溫補大汗一至不可為矣前方加人參至四兩煎成冷服一二時許狂亂頓止反見寒慄欲覆重被

再與前藥一劑神清熱退而安

周禹九傷寒五日發熱中痛嘔逆須三四人搖扇取涼
不已與藥隨吐脉之寸空大關尺虛小曰兩寸空大
陽欲從上越也關尺虛小陰欲從下脫也若大汗一
至陰陽兩絕不可為矣以白通湯加人尿豬膽服後
嘔逆隨已寸脉平關脉起後見口燥中痛脉實乃以
承氣湯下之周身發癍疹兩頤發腫轉用黃連解毒
湯而愈

張氏僕病經五日發熱脉沉微口燥煩躁不眠曰發熱
為陽脉沉微為陰少陰症似太陽也口燥煩躁乃邪
氣內擾當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以溫少陰之經而驅
內陷之邪彼童子身安得陰症乃用附子外用瓜蒌
滋解之法症益甚再脉之沉微轉為虛散已犯條欵
不得已惟四逆湯一法或可挽回遂連進二服是夜
得睡明日熱退脉起而安

李季虬曰趙和齋年六十患病予以他事請見延至中

堂云偶因勞倦體疲正欲求教為診視細按其六部
并察其形神謂云翁病屬外邪非勞發也須著意珍
重時葛存誠在坐私謂云此病是極重外感邪氣有
內陷之兆恐難挽回別去三日復邀看則神氣已脫
脉無倫次問所服何藥云石膏湯曰病症固重服藥
又差無汗發熱非陽明症何得用石膏此太陽症未
經發汗邪氣傳裏裏虛水涸不勝邪熱真氣已脫必
不可救時猶以予言為妄不兩日而斃矣

廣筆記

張意田治一人春間傷寒七日後煩躁咽痛胸悶泄瀉
皆作濕熱治不效診得脉來細急乃少陰脉象也夫
少陰上火下水而主樞機水火不交則脉急胸滿而
煩躁火上咽痛水下泄瀉此神機內鬱旋轉不出不
得周遍於內外之症也與少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
之論吻合宜用猪膚湯法用猪膚六兩刮取皮上白
膚煎汁一大椀去滓及浮油加白蜜五錢穀蘖一兩
炒香研末文火熬成半椀温服之症稍減其脉細而

短瀋此戊癸不合以至陽明血液不生經脉不通之候也與炙甘草湯宣通經脉會合陽明遂脉緩而愈薛立齋云鄭汝東妹壻患傷寒得純黑舌醫士曾禧謂當用附子理中湯人咸驚駭遂止迫困甚治棺曾往視之謂用前藥猶有生理其家既待以死拚從數劑而愈大抵舌黑之症有火極似水者即杜學士所謂薪為黑炭之意也宜涼膈散之類以瀉其陽有水來克火者即曾所療之人是也宜理中湯以消陰醫又

須以老生薑切平擦其舌色稍退者可治堅不退者

不可治

一云以薑切平煎蜜擦之

弘治辛酉金臺姜夢輝患傷寒亦得純黑舌手足厥冷

氣逆不止衆醫猶作火治幾致危殆判院吳仁齋用

附子理中湯而愈夫醫之為道有是病必用是藥附

子療寒其效可數奈何世皆以為必不可用之藥寧

視人之死而不救不亦哀哉至于火極似水之症用

藥得宜效應不異不可謂百無一治而棄之也

傷寒折衷

庚辰年少司馬楊夫人傷寒誤服附子藥一鍾即時咽
喉赤腫急邀薛治薛謂仲景先生云傷寒症桂枝下
咽陽盛則斃何況附子乎辭不治是日果死

辛卯年一吏傷寒誤用附子藥一鍾發躁奔走跌死夫
盛暑之際附子桂薑三藥併用連進三四劑無事嚴
冬時候三藥單用一味止進一劑者却死可見羅謙
甫先生捨時從症權宜用藥之功

吳洋治汪伯至從嫂病衆醫窮洋始至目家人曰易與

爾第以寒水飲之其黨謂病者三日不食奈何予水
洋曰傷寒陽明熱甚恃藥將不能即得所宜弗藥可
也乃督汲者陳榻先以一杯飲之病者爽然遂盡斗
病良已乃進人參白虎湯而平

太函集

吳橋治表姪方輅自浙病傷寒諸醫不效歸浹日熱不
退耳稍聾體倦心煩醫率投以補劑漸至昏瞶絕食
抹衣已治木且逆橋至六脉弦緊而數病由傷寒未
解而復感寒幸而年力方疆非汗不愈尋以麻黃石

膏湯進得汗而解

同上

續名醫類案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三

錢塘魏之琇撰

疫

王宇泰曰聖散子方因東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
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勝紀余
閱葉石林避暑錄云宣和間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
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醫頓廢之昔坡翁謫居黃州

時其地瀕江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是以通行於世遺禍于無窮也弘治癸丑年吳中疫癘大作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遍地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一生率皆狂躁昏瞶而卒噫孫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聖散子方中有附子良薑吳茱萸豆蔻麻黃藿香等劑皆性味燥熱反助火邪不死何待若不辨陰陽二症一槩施治殺人利于

刀劍有能廣此說以告人亦仁者之一端

續醫說

張子和曰元光春京師翰林應泰李屏山得瘟疫症頭
痛身熱口乾小便赤澆渠素嗜飲醫者便與酒癥丸
犯巴豆利十餘行次日頭痛諸病仍存醫者不識復
以辛溫之劑解之加之卧于暖炕強食葱醋湯圖獲
一汗豈知種種客熱疊發併作赤黃癩生潮熱血泄
大喘大滿後雖有承氣下之者已無及矣至今議者
紛紛終不知熱藥之過往往罪于承氣湯用承氣湯

者不知其病已危猶復用藥學經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議者不歸罪于酒癥丸者亦可責也夫病症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巴豆不已况復發以辛熱之劑乎彼隨衆毀譽者皆妄議者也

宋寶慶二年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公從元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輟
畀
錄

職方外紀云哥阿島曩國人盡患疫內有名醫名依卜
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
而病亦愈矣蓋疫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

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

推書初編此
法惟徵外可施

邱汝誠因訪友聞隣家哭聲問何故曰隣某甲得時疾
邱令汲水置大桶中以簾橫其人於上遂愈

揮塵
新譚

蘇韜光侍郎云予作清流縣宰縣倖申屠行父之子婦
患時疫三十餘日已成壞症予令服奪命散又名復

脉湯人參一兩水二鍾緊火煎一鍾以井水浸冷服之少頃鼻梁有汗出脉復立瘥凡傷寒時疫不問陰陽老幼誤服藥餌困重垂犯脉沈伏不省人事七日

以後皆可服之百不失一

本草綱目

吳嗣昌治浙督趙清獻公名臣也常邁危疫吳獨排衆議投冰水立甦之公尊禮若神曰君其不朽矣

仁和縣志

孫文垣治一老妓三日患頭痛身熱口渴水瀉不止身重不能反側目漸昏沈耳聾眼合讖語諸醫不效又

有主補中益氣者有主附子理中者煎成未服孫診
之六脉洪大面色內紅外黑口唇乾燥舌心黑胎不
省人事曰此疫症也法當清解急以小白湯進之猶
可生也益氣理中殺之耳安可用問小白何湯也曰
小柴胡合白虎湯即是泄瀉如此石膏可用乎曰此
協熱下利當早服之既服至夜半神氣甦醒惟小水
不利熱渴未退師仲景法渴而身熱小水不利者當
利其小便乃以辰砂六一散一兩燈心湯調服之兩

帖而瘳

張淨守發熱腹疼泄瀉口渴嘔吐不出有認寒者有認熱者有認傷寒者孫診之曰此時疫瀉也以二陳湯倍白朮加青蒿葛根酒苓白芍豬苓澤瀉滑石一劑而安

一僕病身如火爍頭痛如破小水赤口渴鼻乾不得眠胸膈膨脹饑不能食六脉弦而數孫與竹葉石膏湯加知母枳殼白芷葛根大加青蒿一帖而熱痛減半

胸膈亦寬唯口渴小水短濇睡卧不安又與化瘟丹
三錢井水化下渴止少得睡頭暈脚軟與四物湯加
青蒿酒苓苡仁木瓜服之全愈

一僕病與前相似醫與藥乃大吐大瀉熱益增頭痛不
可當煩躁口渴鼻乾嘔吐小水短濇已十四日甚危
孫詢所服藥乃藿香正氣散加砂仁厚朴山查大耗
元氣之品時五月火令當權之疫當以甘草之劑治
之何可以辛熱香竄益其火而枯其津急投人參白

虎湯加竹茹葛根青蒿升麻一帖熱除再帖頭痛止
諸症盡去後連治數人皆如此蓋天行之疫一方多
有先以甘寒清解之劑投之熱退即以四物湯養陰

血稍加清熱之品而青蒿之功居勝

治疫症盡
此數語

吳某婦先感風邪後傷飲食發熱頭痛腹脹醫與巴豆
丸瀉之熱如初又以大黃重瀉之熱亦如初再後者
謂瀉而熱不退者為虛大用參芪朮補之四日神氣
昏沉不省人事孫診之左脉弦數右關尺沉數有力

舌尖沉香色舌根焦黑芒刺語言不清蓋不知饑饉之餘疫氣為癘妄下妄補誤成壞症危且殆矣姑以柴胡知母各三錢石膏六錢枳實花粉各五分甘草黃芩麥冬各一錢山梔生地各七分人參六分竹葉三十片薑三片水煎飲至中夜後人事稍清微有汗舌柔和次日前方去生地加白芍舌心焦黑盡退大便五日未行身尚痛咳嗽與七製化痰丸二帖再以石膏二錢麥冬貝母各一錢前胡枳殼黃芩梔子各

六分甘草三分桑皮八分全安

程氏婦乃夫沒于疫病七日疫即之大熱頭疼口渴胸脇併痛醫與小柴胡湯夜忽夢夫交洩而覺冷汗淫淫四肢如解神昏譫語面如土色舌若焦煤強邀孫診之六脉沈弦而數大小便俱秘此亦陰陽易類也疫後有是危已極矣與生脉湯加柴胡黃芩桂枝甘草煎成將乃夫昔穿袴襠燒灰調下兩劑而神醒體溫汗斂舌柔焦退前方加棗仁竹茹四肢能運動乃

進粥湯子女妯娌婢僕凡六人次第均以六神通散
解汗而安

一婦人發熱頭痛醫與九味羌活湯十神湯不效加口
渴舌黑如煤又醫與如神白虎湯竹葉石膏湯亦不
效加泄瀉不止人事昏沉四肢厥冷呼吸氣微米粒
不進者十四日具舍斂矣孫診之脉細如蛛絲曰此
疫症也合生脉理中二湯飲之連進二帖夜半神氣
稍甦飲粥湯半盞次早六脉漸見喜曰脉絕微續者

生可無虞矣仍與前藥至晚瀉之口不渴舌燥退精

神爽再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薑炙草各二錢麥冬

三錢五味十五粒

仍是理中生脉

不拘時服數日全愈

此即壞症

也前醫涼散過當故以溫補奏功

吳球泉內人痢疾後感寒月水適至壯熱頭微疼口渴

遍身疼胸膈飽悶煩躁耳聾大便瀉舌上白胎脉七

八至亂而無序

脉躁多凶第此為熱鬱之極而然躁極而靜鬱極而通後之伏而戰汗勢

也亦孫曰此三陰合病春瘟症也且投三陽藥服之

徐察徵應再為區處以柴胡三錢天花粉八分炙甘

草桂枝各五分服後遍身如水面與四肢尤甚六脉

俱無

脉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欲戰汗也宜熱記

舉家及醫者皆歎為物

故矣孫曰非死候也蓋夜半陰陽生勢欲作汗譬之

天將雨必六合晦冥諸醫咸匿笑四鼓後果戰而汗

出衣被皆溼肢體漸溫神思清爽且索粥唯耳尚聾

腹中大響脉近六至改以柴苓湯加烏梅兩帖而愈

族孫醉後房事事起而小溲即臍下作痛水瀉腸鳴一

日十餘度發熱頭痛醫與理中湯一帖反加嘔逆煩躁口渴孫診之左脉弦大右洪大俱七至不食不眠面赤唇燥舌胎黃厚自云房勞失後陰症傷寒小腹痛且漏底乃笑曰春瘟症也族人交口謂的屬陰症故嘔吐水瀉不可因其面赤便認為陽顧戴陽症與此近似幸加察焉咸擬理中湯再加附子肉桂庶可保全

房勞外感即謂陰症而與熱藥殺人多矣當與喻嘉言治黃長人一案同參喻案見傷寒門

孫曰桂枝下咽陽症即斃陰陽寒熱之間辨之不真

死生反掌茲當舍症從脉也

即症而論發熱頭痛亦非陰症

以溫膽

湯加薑汁炒黃連柴胡乾葛二帖令當夜飲盡俾不
他傳因畏竹茹黃連只進一服嘔逆止餘症悉在次
日脉之洪大如前與白虎湯加竹茹兩帖亦令服完
因畏石膏只進一服瀉止小腹仍痛又次日脉洪長
堅硬邪已入腑非桃仁下不可乃覲面煎服連飲二
劑下黑燥矢五六枚痛熱俱減再診六脉皆緩弱以
四君子湯加白芍黃連香附調養數日而愈

程兄腮頰紅腫嘔惡惡寒發熱不食下午煩躁口苦不寐此俗名鷓鴣瘟是也乃少陽陽明二經之症法當清解以柴胡貫仲各錢乾葛竹茹半夏麴各一錢黃連枳殼各七分甘草四分一帖而減二帖而安

喻嘉言治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痰止熱不清口乾脣裂因而下之遍身紅斑神昏譫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脉見緊小而急曰此症前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

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譫妄若斑轉紫黑即
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
平日保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
雖昏亂而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
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
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
劑急劑復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有寒氣味方
可和之耳但方雖宜小而服則宜頻如饑人本欲得

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為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斑自化

金鑑春日病瘟悞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症壯熱不退譫語無倫皮膚枯濇胸膈板結舌卷唇焦身倦足冷二便畧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前醫所用之藥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效喻曰此症與兩感傷寒

無異但彼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即死不死者又
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瘟症不傳經故雖邪氣
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
症陽症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法然曰發表
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
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裏二方為治雖
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若有生變化行鬼神之
意必可效也于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

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以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然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諸症俱退次日即思粥以後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

起一生于九死快哉

此案後學宜反覆詳玩之

虛不遠治永嘉王龍友望其色黯紫舌本深紅知其次日當病果發熱越三日其叔培竹欲歸將發診其脉沉而散虛極力挽留謂龍友雖病而脉有神理君雖未病而邪實深入病中路將奈何至次晚大吐脉隨脫

藥以人參三錢脉復有以棗仁等劑投之者其熱轉盛十四日脉八至舌短神昏盧謂今晚非用下必然胃爛因用芩連大黃一劑次日遂愈蓋疫為癘氣人受之多從口鼻入先由寒鬱火故其色紫紫為水尅火之色也火病之發應心之苗故舌色深紅杜清碧謂之將瘟舌而脉體須浮浮脉象火病發必順若沈則邪深入裏河間多用下法如當下而失時必胃爛而死

吳又可治朱海疇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
身卧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
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
大黃一錢許不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診得脉尚
有神下症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目
有時而稍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
稍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芒刺
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湯養榮湯肢體自

能稍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三四人而已姑存案以備參酌耳

施幼升賣卜頗行年四旬稟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濇得涓滴則痛甚此當急下之症也緣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絲尋之則有少按則無醫者不究裏症熱極但引

陶氏全生集以為陽症但手足厥逆若冷過乎肘膝便是陰症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膝更甚宜其謂陰症一也且陶氏論陰陽二症全在脉之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宜其為陰症二也陰症而得至陰之脉又何說焉遂投附子理中湯末延吳至以脉相參表裏正較此陽症之最者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下症悉具但嫌下之晚耳因內熱之極至周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脉如無者

羣龍無首之象症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囑其緩緩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以一曰陰症一曰陽症天地懸絕疑而不服更一醫指言陰毒須灸丹田又三醫續之皆言陰症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吉從陽則凶更惑於醫之議陰症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躁之極嘆曰吾已矣藥之誤也言未已轉劇不愈時竟殞

吳江沈氏婦少寡多鬱怒而有吐血症歲三四發吐後

即已三日間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次日
舊病大發吐血踰常更加眩暈手振煩躁飲食不進
且熱加重醫但見吐血以為舊病不知其時疫也以
發熱為陰虛頭疼身痛為血虛不知吐血前一日已
發熱頭痛非吐血後所加也衆議用補問吳可否吳
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今兼時疫非昔比也于是用
人參二錢茯苓歸芍佐之兩服後虛症咸退熱減六
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效欲速進吳禁之不止遂

覺心胸煩懣腹中不和求噦不得遍體不舒終夜不寐蓋虛邪得補而退實邪得補而劇也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

按此病設不用利藥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則知地氣自通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也

嚴氏婦年三十時疫後脉症俱平飲食漸進忽然肢體浮腫別無所苦此即氣復也蓋大病後血未成氣暴復血乃氣之依歸氣無所依故為浮腫嗣後飲食漸

加浮腫漸消若投行氣利水藥則謬矣

據所云則養血之劑所宜投也

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禁服生冷甚嚴病者苦索不與遂致兩目火逆咽喉焦燥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病人因劇自謂得冷水一滴下咽雖死無恨于是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飲一杯目頓清亮二杯鬼物潛消三杯咽喉聲出四杯筋骨舒暢不覺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藏醫與升散不能作汗則病

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自然汗解

張路玉治洪氏季初冬發熱頭痛胸滿不食已服發散
消導四劑至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不時奔響屢欲
圍而不行口鼻上脣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與玳
瑁無異醫駭辭去張診之喘汗脉促神氣昏憤雖症
脉俱危喜其黑色四圍有紅暈鮮澤若痘瘡之根脚
緊附如綫他處肉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葛根黃芩
黃連加犀角連翹荆防紫荊人中黃解其肌表毒邪

俟其黑色發透乃以涼膈散加入中黃紫荊烏犀微下二次又犀角地黃湯加入中黃之類調理半月而安此症書所不載唯龐安常有玳瑁瘟之名而治法未備人罕能識先是一人患此瀕危口目鼻孔皆流鮮血亦不能救大抵黑色枯焦不澤四圍無紅暈而灰白色黯者皆不可救其黑必先從口鼻至額頰目胞兩耳及手臂足脛甚則胸腹俱黑從未見于額上肩背陽位也

陳瑞之七月間患時疫初發獨熱無寒或連熱二三日
或暫可一日半日熱時煩渴無汗熱止則汗出如瀉
自言房勞後乘涼所致服過十味香薷丸味羌活柴
胡枳桔等餘劑煩渴壯熱愈甚張診之六脉皆洪盛
搏指舌胎焦枯脣口剝裂大便五六日不通雖云病
起于陰實則熱邪亢極胃府剝腐之象急與涼膈加
黃連石膏人中黃得下三次熱勢頓減明晚復發熱
發渴與白虎加人中黃黃連熱渴俱止兩日後左頰

發頤一晷時即平而氣急神昏此元氣下陷之故仍
與白虎加人參犀角連翹升柴甘桔牛蒡馬勃二服
右頤又發一毒高腫赤亮瘍醫調治四十日而安同
時患者頗多良由時師不明此為濕土之邪初起失
于攻下藥用發散和解引邪泛濫而發頤毒多有腫
發綿延以及膺肘臂膊如流注潰腐者縱用攻下解
毒皆不可救不可以發頤為小症而忽之

一遼東人患時疫寒熱不止舌胎黃潤用大柴胡下之

煩悶神昏雜進人參白虎補中益氣熱勢轉劇頻與
苓連知母不應張診之左脉弦數而勁右脉再倍于
左周身俱發紅斑惟中腕斑色皎白諸醫莫審白斑
之由因喻之曰良由過服苦寒之劑中焦陽氣失職
故也法當通達其斑兼通氣化無慮斑色不轉也遂
用犀角連翹山梔人中黃晝夜連進二服二便齊行
而斑化熱退神清食進起坐徐行矣其昆季同時俱
染其氣並進葱白香豉人中黃連翹薄荷之類皆隨

手愈

一人壯熱十餘日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溏黑舌胎黑躁
脣焦鼻煤先誤發散消導數劑煩渴彌甚恣飲不輟
此本伏氣鬱發更過風遂成風瘟以熱邪久伏少陰
從火化出太陽即是兩感幸年壯質強已愈三日六
日之期症之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周身元氣皆
化為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脉不能內藏所以反浮古
人元無治法唯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

一症可借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水

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溲也

喻嘉言治錢仲昭亦以其腎水未竭

故傷寒多死下虛人非虛語也

酌用涼膈散加人中黃生地急救垂

絕之陰服後下溏黑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減更與
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熱
除于是專以生津止渴大劑投之舌胎方去津回渴
止而愈

按喻嘉言治金鑑類兩感其論症與此畧同第金

則舌卷足冷身倦而便畧通此則舌黑甚焦鼻煤而利溏黑故金則以麻黃附子細辛及附子瀉心此則專用涼膈其治法不同如此

楊乘六治一人病疫大熱大渴脣焦目赤兩額嬌紅語言謬妄神思昏沈手冷過肘足冷過膝其舌黑滑而胖其脉洪大而空曰此戴陽症也外熱內寒雖身熱如烙不離覆蓋口渴引飲不耐寒涼面色雖紅却嬌嫩而游移不定舌胎雖黑却浮胖而滋潤不枯症類

白虎然白虎症未有厥冷上過肘下過膝者遂以大劑八味飲加入參濃煎數椀探冷與服諸症乃退繼以理中附子六君歸芍調理而愈先是有白虎者幸未服之

張學海業醫以疲於臨症染時疫微寒壯熱頭痛昏沈服發散藥數劑目直耳聾病勢增劇口渴便秘改用瀉火清胃解毒等劑熱尤熾油汗如珠譫語撮空惡候悉具楊診之其脉洪大躁疾而空其舌乾燥焦黃

而胖座皆醫也僉擬白虎承氣湯以養榮湯用參附
各三錢與之曰服此後當得睡睡則諸脉俱靜諸病
俱退而舌變嫩紅滑潤矣第無撓旁議翌日復診果
如所言蓋症有真假憑諸脉脉有真假憑諸舌如係
實症則脉必洪大躁疾而重按愈有力如係實火則
舌必乾燥焦黃而斂束且堅卓豈有重按全無滿舌
俱胖尚得謂之實症也哉仍用原方減去參附一半
守服數劑而愈

陸養愚治費西村患時疾頭疼身熱口渴氣喘下午熱
潮更甚或以藿香正氣散投之煩躁特甚舌心焦黑
譫語發斑又與柴苓湯更加嘔噦且自汗不止脉之
浮數而微曰此少陽陽明合病之虛熱也用白虎湯
加人參黃芪葛根柴胡燈心竹葉熱減十分之七汗
亦稍止後以人參麥冬五味黃芩山梔甘草二劑斑
亦漸退

陳好古患兩太陽痛左脇作疼口渴大便瀉水小便短

赤面色如塵陸脉之滑大而數右關為甚時春末夏
初曰此疫症也陳怒瘟病之名辭去或以胃苓湯投
之煩渴異常語言錯亂再求診脉仍前症似危急然
細參症候不過熱鬱之極故煩亂沈昏耳其瀉者因
表氣不舒故裏氣不固也用白虎合解肌湯二劑而
神定又二劑而起

丁程川之寵患疫而死半月後丁自病頭痛身熱口渴
煩躁或與小柴胡湯忽夜夢與亡寵交接驚覺而精

已洩汗出如雨不能轉側神昏譫語亟陸診之其脉
沈微如絲面色如泥四肢厥冷幸未過肘膝而陽事
尚自翹然令剪其亡寵舊裊襠燒灰以附子理中湯
調灌之兩劑神清陽亦收斂後以人參麥冬五味白
芍黃連棗仁知母黃蘗調理而安

柴嶼青治吳氏婦患病家人謂因怒而致醫遂用沉香
烏藥代赭等藥兼用表劑二十餘日胸膈脹悶壯熱
不休脉之左手稍平右三部洪數此疫症邪熱入腑

表散徒傷衛氣病亦不解乃連進瓜蒂散二劑吐去涎痰察其未衰又與小承氣二劑下宿垢數行而熱漸退調治二十餘日脉始平復

繆仲淳治史鶴亭太史丁亥春患瘟疫頭疼身熱口渴

吐白沫

胃熱

晝夜不休醫誤謂太史初罷官歸妄投解

鬱行氣藥不效又與四物湯益甚諸醫謝去謂其必死迎繆至病二十餘日矣家人具以前方告繆曰誤矣瘟疫者四時不正傷寒之謂發於春故謂之瘟疫

不解又不下使邪熱彌留腸胃間幸元氣未盡故不
死亟索淡豆豉約二合許炒香麥冬一兩許知母數
錢石膏兩許一劑大汗而解時大便尚未通史問故
曰昨汗如雨邪盡矣第久病津液未回故大不通此
腸胃燥非有邪也今可食甘蔗三二株兼多飲麥冬
湯不三日去燥糞六十餘塊而愈

張鳳達萬歷丁未三月間寓京師吏部劉蒲亭病劇求
治已備後事讒語抹衣不寐者七八日矣御醫院吳

思泉名醫也偕數醫治之張診脉只關脉洪大其餘皆伏乃書方竹葉石膏湯咸驚曰吳等已煎附子理中湯何冰炭如是張詰之吳曰陽症陰脉故用附子張曰兩關洪大此陽脉也其餘經為火所伏陰脉也一劑譫語抹衣即止就寐片時再脉之洪者平而伏者起矣又用辛涼藥調理全愈

元時江西泰和縣瘟疫大作有醫者視病中夜而歸忽遇神人騎馬導從而來醫知非人拜伏于地神至前

叱曰汝何人也答曰某醫人也神曰汝今醫病用何藥答云隨病冷熱輕重用藥治之神曰不然天一類用香蘇散好醫如其言試之皆效香附炒去皮紫蘇各四兩陳皮甘草各一錢右為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熱服不拘時日三服戒暈腥酒肉無不應效

又記云昔城中大疫有白髮老人教一富家人合香蘇散施城中病者皆愈其後疫鬼作人問其富人家富

人遂實告鬼相顧曰此老教三人矣遂稽顙而退

同上

則皆萬密齋
保命歌括

醫者喬姓奉呂仙甚謹一夕夢呂告之曰水上浮萍甚能愈疾多貯之喬乃收積至十車是冬大疫喬藥中每加萍一撮無不立愈其門如市遂獲重貲他醫效

之都不驗

雲間雜誌
無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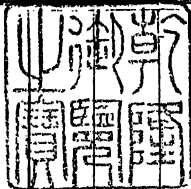
錢國賓治管船王元暴病頭疼身熱倦卧嬾動不惡寒止畏熱舌紅肌黃二便不利六脉浮洪視其症脉瘟

病也用清涼發散之劑八日罔效再四審之心胸腹
脇俱無他症口渴飲水欲向外卧令人移出解其前
後心間有黑點數十如疣蚤斑知為羊毛瘟也用小
針於黑處一挖即出羊毛一莖凡取數百莖乃少安
日食西瓜十一箇數日乃愈

吳橋治胡有濡壯年偶以訟繫士師歸家數日而發熱
醫者以為痰火治之旬日而病益危橋診六脉隱見
不常且舉身紫斑發矣耳聾口噤目上視抹衣摸牀

昏瞶絕食比五日語所親曰疫也即以寒水下辰砂
六一散稍飲輒少安尋授柴胡石膏犀角湯一再服
而病去其大半七日愈

太函集



續名醫類案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四
五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周世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陳箴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四

錢塘魏之琇撰

中寒

萬密齋治一婦人病至十三日其家人來求藥告以病狀初苦頭痛到今十日昏睡不醒喉中痰響手足俱冷其身僵直萬思之時辛酉二日朔後平地雪尺餘此婦元氣素弱必因遠行而得

三陰脈從腹下走足也

問之果

於初三日冒雪往親戚家歸即病曰此寒邪中足少陰厥陰二經也默默喜睡者足少陰腎病也頭苦痛厥逆僵直痰響者足厥陰肝病也乃以十全大補湯去地黃白芍加細辛半夏乾薑與三劑去五日來謝曰病安矣

吳季先治一人傷寒頭痛不發熱乾嘔吐沫醫用川芎藁本不應吳曰此厥陰中寒之症乾嘔吐沫厥陰之寒上干於胃也頭痛者厥陰與督脈會於顛寒氣從

經脉工攻也用人參大棗益脾以防木邪吳茱萸生薑入厥陰以散寒邪且又止嘔嘔止而頭痛自除設

頭痛又屬太陰而非厥陰矣

設頭痛句費解且太陰無頭痛真中病但有

少陰症反發熱

一人患厥陰直中四肢厥冷脉細欲絕爪甲青紫但不吐利與四逆湯至三日四肢暖甲紅發熱脉轉實數有力此陰極陽生也便與涼劑病家疑一日寒温各異不肯服至九日熱不退熱利下重飲水不輟再求

診用白頭翁秦皮黃連黃蘗各二錢一帖減二帖痊

真寒症斷無飲

水下痢之變

按肢冷脉伏恐是陽厥至爪甲青紫則是欲戰汗也四逆湯之誤特隱而不彰耳余有凌二官案可參

吳孚先治汪掖蒼母忽心腹奇痛異常左右脉弦緊用二陳去甘草加肉桂乾薑木香病不減次日寒熱交作往來如瘧熱已復寒寒已復熱晝夜無度脉轉疾

數前方加人參五錢附子二錢不應復增參至一兩
附至五錢脉反漸脫吳謂少陰中寒當與參附今不
效畢竟病深藥淺故時有醫者四人一欲用枳實貝
母一欲用全蝎防風一欲用八味丸一欲用人參黃
芪各八分肉桂四分附子三分吳曰業已泄瀉反用
枳實虛極汗多反用全蝎此二人全不知病八味丸
係調理之藥尚在末著參芪桂附庶幾合症但杯水
車薪曷克有濟夫用藥如用兵衝堅搗厚非猛士多

多不可李信之敗可鑒也用芪四兩煎湯代水人參
四兩附二兩煎膏時病人面色如粧汗出如珠六脉
俱脫吸呼全無牙關緊閉辛太谿脉尚在乃以筋挾
齒鉞灌半鍾移時又進半鍾猶防脉之暴出也既而
重按兩尺隱躍指端乃曰脉漸出大有起色矣復進
半鍾自午至晚方眼開語出欲啜粥已而反畏寒喉
痛頻索冷水或疑是火曰畏寒者真情索冷者假象
少陰脉循喉嚨邪客其絡令人咽痛今寒邪由臟出

經病將退耳仍前方加桔梗甘草而痛止自後每日
參必一兩附必三錢調理百日而愈愈後遍體發疹
夾生疣瘡奇痒異常爬搔不輟不寐汗多用六君子
另將黃芪二兩煎湯煮藥十日不應汪檢準繩風疹
門與閱俱係風藥並無補方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可泥也仍守前方數劑霍然

馬元儀治陸濟臣患症甚篤診之兩脉虛微自汗厥逆
面青脣青呃逆不止曰此少陰真陽素虧寒邪直中

之候也陰寒橫發上干清道旁逆四末甚為危厲兼以自汗不止虛陽將脫法當用桂附理中湯以消陰攝陽陽既安位則羣陰畢散矣是夜連進二劑脉漸起汗漸收五六劑症始霍然

吳洋治結林潘氏子始彊早起有事牖下尋病作頭痛惡寒諸飲食自鼎沸中致之不盡三之一其一以為寒矣即他人嘗之莫不糜爛彼口舌自如當暑重裘猶以為薄衆醫累治不效乃速洋洋曰病由內虛致

寒氣深入固結不散法當不治即幸而可治不出三年尋以溫補劑愈之參附輒倍他藥其後復病而卒

終三年

太函集

中風

黃帝問岐伯曰中風半身不遂如何灸答曰凡人未中風一兩月前或三五月前非時足脛上忽痠重頑痺此將中風之候急灸三里絕骨四處三壯後用薄荷蔥桃柳葉煎湯淋洗驅逐風氣於瘡中口出灸瘡春

較秋灸秋較春灸常令兩脚有瘡為妙凡人不信此
法飲食不節酒色過度忽中此風言語蹇澀半身不
遂宜七處齊下火各三壯風在左灸右在右灸左百
會耳前髮際肩井風市三里絕骨曲池七穴神效不
能具錄依法灸之無有不愈

醫說續編

徐平中風不省得桃源主簿為灸臍中百壯

即神闕穴
多灸良凡

灸先以
鹽實之

始蘇更數月乃不起鄭糾云有一親表中風

醫者為灸五百壯而蘇後年餘八十使徐平灸三五

百壯安知其不永年耶

同上

范子默自壬午五月間口眼喎邪灸聽會等三穴即正
右手足麻無力灸百會髮際等七穴愈次年八月間
氣塞涎上乃用金虎丹膩粉服至四九半氣不通涎
不下藥從鼻中出魂魄飛揚如墜江湖中頃欲絕灸
百會風池等左右頰車共十二穴氣遂通吐涎幾一
碗許繼又十餘行伏枕半月餘遂平爾後又覺意思
少異於常心中憤亂即便灸百會風池等穴立效本

事方云十二穴謂聽會頰車地倉百會肩髃曲池風
市足三里絕骨髮際大椎風池也用之立效

同上

鄉里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急投藥鋪說其狀鋪家以
為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予心中藏之至
夷陵見一太守夏中忽患熱甚乃用水洒地設簟卧
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中風數日而殂人皆咎其卧
水簟上而用扇也暨到澧陽見一老婦人夏中亦患
熱夜出卧廳上次日中風偶其子預合得小續命湯

服更召醫調理數日愈始知人之中風心腹中多大熱而後作小續命湯不可不服也

資生經

岳鄂鄭中丞頃年至潁陽因食一頓熱肉便中暴風外甥盧氏為潁陽尉有比方當時便服得汗隨差神效其方用緊細牛蒡根取時須避風以竹刀或荊刀刮去土用生布拭淨搗絞取汁一大升和灼熱好蜜四大合溫分為兩服每服相去五六里初服得汗汗出

便差

草木

新武義唐承季潤名灌云切記風中人不可便服風藥
氣中人不可便服氣藥或覺有此症候急用真好麝
香肉三錢乳鉢研令極細以真清麻油不拘多少調
令稀薄可飲為度即令患人一服頓盡須辨菜子油
不可用藥少即見效遲如牙關緊撬開灌入候少甦
省然後服紫湯其方用川獨活刷洗去沙土薄片切
以豆淋酒煎濃汁服之累服至一二斤無害服此二
藥永無手足偏廢語言蹇澁之患後見得是中風只

服小續命湯之類見得是中氣只須服勻氣散自然無事也渠作漢東教官得之太守張少衛云屢試有驗季潤亦以治數人矣云麻油麝香煎五積散

是齋方

羅謙甫曰按察書吏李仲寬年逾五旬至元己巳春患風症半身不遂四肢麻痺言語蹇澁精神昏憤一友處一法用大黃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煮豆熟去大黃新汲水淘淨黑豆每日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通聖散四物湯黃連解毒湯相

合服之其效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又增瘡瘕不能
言氣冷手足寒命予診視細詢前由盡得其說診之
六脉如蛛絲細謂之曰夫病有表裡虛實寒熱不等
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考憑故
病愈甚今為不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曹通甫外
郎妻蕭氏六旬有餘孤寒無依春月忽患風疾半身
不遂語言蹇澁精神昏憤口眼喎邪與李仲寬症同
予刺十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

病時月處藥服之減半子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
年春張子敬郎中家見其行步如故予歎曰夫人病
得全者不亂服藥之力由此論之李仲寬亂服藥終
身不救蕭氏貧困恬澹自如獲安內經曰用藥無據
反為氣賊聖人戒之一日姚雪齋舉許先生魯齋之
言曰富貴人有二事反不如貧賤人有過惡不能匡
救有病不能醫療噫其李氏之謂歟

陳自明治一婦人中風牙關緊急痰涎溢出與神仙太

乙丹一粒服之而愈

方見
蟲門

宋時東京開河握得石碑梵書大篆一詩無能曉者
真人林靈素逐字辨繹乃是治中風方名去風丹
也詩云天生靈草無根幹不在上間不在下始因
飛絮逐東風汎梗青青飄水面神仙一味去沈痾
采時須在七月半選甚癱風與大風些小微風都
不算豆淋酒化服三丸鐵鑊頭上也出汗其法以
紫色浮萍晒乾為末細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一

粒以豆淋酒化下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偏正
頭風口眼喎邪大風癩風一切無名風及脚氣并
打撲傷折及胎孕有傷服過百粒即為全人此方

後人易名紫萍一粒丹

此與稀莨草丸相類亦惟實
症可用虛者未必宜也本草

綱目

許叔微云范子默記崇寧中凡兩中風始則口眼喎邪
次則涎潮閉塞左右共灸十二穴得氣通十二穴者
謂聽會頰車地倉百會肩髃曲池風市足三里絕骨

髮際大椎風池也依而用之無不效

醫學綱目

高評事中風稍緩張令涌之後服鐵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或問張曰君常笑人中風服鐵彈丸今以用之何也張曰此收後之藥也今人用之於大勢方來之時正猶蚍蜉撼大樹不識次第故也

頰長吏病口眼喎邪張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喎灸以地倉俱效苟不效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瀉真氣為風邪所陷故宜灸

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東杞一夫亦患此脉其兩手急數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乃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

王克明治廬守王安道中風噤不語他醫望而去克明曰此非湯劑可及燒地洒藥昇安道其上須臾而甦

江西
通志

李東垣治董監軍寒月忽覺有風氣暴仆診得六脉俱
弦甚按之洪實有力其症手攣急大便閉澀面赤熱
此風寒始至加於身也四肢者脾也風寒之邪傷之
則筋攣本人素嗜酒內有實熱乘於腸胃之間故大
便閉澀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
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甘草以却寒邪而緩其急
搗黃蘗之苦寒以瀉實而潤燥急救腎水用升麻葛

根以升陽氣行手足陽明經不令遏絕更以桂枝
辛熟入手陽明經為引用潤燥復以芍藥甘草專
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木邪專益肺金也
加人參以補元氣為之輔佐加歸身去裏急而和
血以潤燥名活血通經湯惟桂藥二錢白芍五分
餘皆一錢水煎熟服令煖房中近火摩搓其手乃
愈

宋瑞州楊某醫道盛行招者相繼郡守得危疾夜急招

之楊適醉歸不能升車襄授介旦起盥面不見澡豆而所裹藥在焉方知其誤而郡守謝禮至矣蓋郡守得卒風證澡豆中有阜角去風也

鑿談

荆和王妃劉氏年七十病中風不省人事牙關緊閉羣醫束手李時珍尊人太醫吏日月池翁診視藥不能入自午至子不獲已打去一齒濃煎藜蘆湯灌之少

頃噫氣一聲遂吐痰而甦調理而愈

本草綱目

龔子才治桑環川劉前溪年俱近五旬而桑多慾劉嗜

酒其脉左手俱微人迎盛右脉滑大時常手足痠麻
肌肉蠕動此氣血虛而風痰盛也謂三年內俱有癱
瘓之患因勸其服藥謹慎以防未然果然其言每年

製搜風順氣丸

此藥亦未
可常服

延齡固本丹各一料後果

無恙劉不信縱飲無忌未及三年果中風卒倒癱瘓
語澇與養榮湯加減并健步虎潛丸兼服年餘始愈
萬密齋治蕭敬吾庚戌冬得風疾醫治之未盡辛亥春
右肩膊抽掣脣吻隨動診之脉浮緩而澇此風邪在

太陰經也右寸浮而濇肩膊動者肺病也

手太陰

右關

脉緩脣動者脾病也

足太陰

以黃芪蜜炙白芍酒炒甘

草炙作大劑服之間何以不用治痰之藥曰此緩則

治本也蓋風傷衛肺者衛氣之主也黃芪之甘溫以

補肺白芍味酸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甘草味甘稼穡

作甘甘者己也所以補脾經曰諸風振掉皆屬于肝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用甘草肝欲收酸以收之用

白芍乃守法調理至初夏而安

孫文垣治吳勉齋體豐腴嗜炮炙任性縱欲年六十七

極躁急一日跌傷齒恬不為意後連跌兩次

符中而頻眩暈

也次日晚左手足忽不能動口眼喎邪診之左洪大

右緩大其色蒼黑神昏鼾呼呼長而吸短呼至口氣
勃勃出不能回終日偃卧如醉人問曰此非半身不
遂乎曰症甚惡不特此也半身不遂者中風已過之
疾其勢仍緩亦有十餘年無恙者今纔病勢便若此
乃中風且不可測與六君子加全蝎天麻兩日無進

退間作吐前藥再加竹茹兩日神始甦欲言舌不能
掉前藥加石菖蒲遠志紅花始能進粥數口夜與正
舌散同前藥飲之又三日能坐粥亦頗加言尚蹇澀
以筆書我左手痛甚大小便艱少又用四君子加陳
皮竹茹當歸白芍紅花鈎藤天麻服三日神思大好
飲食日加服彌月手痛減語言亦漸清唯大便十日
一行此血少故補養久自當瘥病人常自言吾疾乃
痰在膈間安得一吐為快

蓋肝腎之氣上浮病者不知悞認為痰不能用峻劑

養陰俾龍雷之火下
歸元海醫之過也

孫曰據脉乃大虛非痰為害不

可輕吐有醫謂是病痰吐而後補病可全瘳不然必
成痼疾病人欲速效決意吐之家人不能阻一吐而
煩燥猶曰吐不快耳須大吐始可再吐而神昏氣促
汗出如雨竟斃矣

程曉山客湖州四十誕辰徽妓行酒宴樂彌月一日忽
覺兩小指無名指掉硬不舒且不為用口角一邊常
牽引診之六脉皆滑大而數浮而不斂其體肥面色

蒼紫據脉滑大為痰數為熱浮為風蓋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以善飲故多濕近女故真陰竭中風之症已兆喜面色蒼紫神藏猶可治宜戒酒色以自保養以二陳湯加滑石為君苓連為臣健脾消痰撤熱從小便出加膽星天麻以定風竹瀝薑汁拌晒仍以竹瀝薑汁打糊為丸引諸藥入經絡化痰又以天麻丸滋補筋骨標本兩治服二料遂十年無恙迨五十妓飲如舊酒色荒淫忘其昔之致疾也於是手指口

角掉硬牽引尤甚未幾中風右體癱瘓矣歸而召診
脉皆洪大不斂汗多不收呼吸氣短蓋腎虛不能納
氣歸原故汗出如雨喘而不休雖和扁無能為矣閱
二十日而卒

李士材治一商人忽然昏仆遺尿手撒汗出如珠咸謂
絕症既見決無生理李曰手撒脾絕遺尿腎絕法在
不治惟大進參附或冀萬一遂以人參三兩熟附五
錢煎濃灌下至晚而汗減復煎人參二兩芪朮附各

五錢是夜服盡身體稍稍能動再以參附膏加生薑
竹瀝蓋許連進三日神氣漸爽後以理中補中等湯
調養二百日而安

唐太守多鬱多思又為府事勞神昏冒痰壅口喎語瀆
四肢不隨時欲悲泣脉大而軟此脾肺氣虛風在經
絡以補中益氣去黃芪加秦艽防風天麻半夏十劑
症減二三更加竹瀝薑汁倍用人參魚與八味兩月
乃愈

一人自遠方歸忽然中風昏冒牙關緊閉先以牙皂末
取嚏次以筋挾開灌蘇合丸二丸然後以防風散投
之連進三服出汗如洗此邪自外解矣去麻黃獨活
羚羊角加秦艽半夏膽星鈎藤薑汁十劑痰清神爽
服六君子加竹瀝薑汁鈎藤兩月而瘥

姚太史中風昏憤語言不出面赤時笑

非腎絕而笑

是心臟

中風也時初秋診之六脉洪大按之搏指乃至虛反
有盛候也宜補中為主佐以祛風化痰方可回生病

家惶懼兩日不決乃力任之遂以大劑補中益氣加秦艽鈎藤防風竹瀝再劑而神爽加減調治五十日

始愈

李共
五案

黃履素曰余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忽然昏憤痰升遺溺眼斜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灌以童便而甦此等症候皆火挾痰而作又非三生飲可治者

并薑湯亦不相宜也

此當與江選薛立齋
治王進士案同參

趙以德治陳學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間就仆倒汗注如

雨診之脉大而空虛年當五十新娶少婦今又拜跪
致勞故陽氣暴散急煎獨參湯連飲半日而汗止神
氣稍定手足俱痲瘳而無聲遂於獨參湯中加竹瀝
開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止因以言慰之遂笑
復笑五七日無已時此哭笑為陰陰下疑
有脫字動其精神
魂魄之藏相併故耳正內經所謂五精相併者心火
併於肺則喜肺火併於肝則悲是也稍加連藥之屬
瀉其火八日笑止手動一月能走矣出醫
通

陸養愚治吳少參年五十新得美寵榮歸祭祖跪拜間
就倒仆汗注如雨渾身壯熱人事不省或欲灌以牛
黃脉之闕尺浮數而空兩寸透入魚際此陰虛甚而
陽亢極也若灌牛黃即死矣急用生地自然汁一升
人參一兩麥冬五錢五味子百粒濃煎灌之二三服
神氣稍定汗止似睡非睡至五更時作恐懼狀如人
將捕之至清晨又作盛怒狀罵詈不止至午間又大
笑一二時至薄暮又悲泣自此夜靜日作病家疑鬼

崇此即內經所謂五精相併也并于腎則恐并于肝則怒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劉河間云平時將息失宜腎水不足心火亢極乃顯此症夜間陰盛邪乃暫息日中陽隆遂遊行五臟而無寧時也仍用前方減人參之半旬日間或但悲笑或但罵詈恐懼人事時省時不省飲食與之盡食方止不與不思索大小便亦通至半月後始寧靜乃調養氣血百劑始愈

長興林中尊年逾五旬初覺身體倦怠頭目眩暈既而

頭振動搖欲語不能喉中喘逆咸與牛黃蘇合丸大
小續命湯已旬日病如故脉之沈緩而弱左關尺尤
甚此肝腎虛精氣暴奪之候也詢其由乃因按院嚴
厲惟恐失錯煩勞之極歸而病作內經云諸風掉眩
皆屬於肝劉河間曰此非外來風邪由將息失宜腎
水不足心火亢甚所致又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今振動喘逆職是故也夫恐傷腎今以矜持太過而
氣下故聲不出且肝腎之脉俱挾舌本故宜壯二經

之氣以治其標滋二經之血以治其本用枸杞為君以補腎天麻川芎為臣以益肝又用人參少加附子以為佐二冬以為使二劑約數兩服後諸症頓減用八味丸間服十劑全愈

鄒春元心泉年未五旬患中風耳聾鼻塞二便不通四肢不隨而厥語言不出或言皆說亡故之人已灌牛黃錢許矣或曰經云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今口說亡人目無所見是見鬼與目盲也又潔古云中腑

者著四肢中臟者滯九竅今手足不隨上下秘塞是
臟腑兼中也且六脉弦數無倫脉訣云中風之脉遲
浮吉急實大數三魂孤脉症俱危恐無生理立方人
參五錢熟地一兩桂附各二錢半未服陸至脉之浮
按果極急數中按稍覺和緩此猶有胃氣第兩尺重
按覺空耳乃曰陰陽兼補誠治本之法第當上下秘
塞之時恐不能奏效宜先通二便使濁陰降則清陽
之氣得以上升然後議補經謂病發而不足本而標

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咸謂病勢已危急恐不可迂
緩遂將前藥灌之連進數劑俱停胸中揉之作聲而
不下腹再促診脉仍前即袖中出家製神佑丸數十
粒抉其口納之令灌以淡薑湯藥已下即為灸百會
穴使陽氣上升又灸關元穴不使陽氣下一二壯目
即能開眉頻感問痛能點頭四肢亦少動謂之曰忍
至七壯可生矣亦點頭灸將畢腹鳴欲便既而前後
俱通去垢穢極多少頃又瀉一行令急以前藥倍入

參煎候及再便有暈意徐灌之自甦此後人事漸省
第手足振掉左半身不遂於大補氣血藥中少佐却
風順氣消痰之品調治年餘而愈蓋此症初起氣血
不足為本九竅閉塞為標先通其閉者急則治其標
也迨後見風症亦不足為本風症為標而專補氣血
少佐風藥者緩則治其本也

范溪先生患口喎不正四肢拘急自汗惡風凡針灸塗
貼諸風藥遍嘗不效已半年脉之左手浮緊右手洪

緩此風客陽明留而不去雖宜解散然邪在一經雜
進諸經之藥誅伐太過徒虛其表而不能去邪故反
見惡風自汗而無救於口之喎也經曰胃足陽明之
脈挾口環脣所生病者口喎脣邪是乃陽明一經之
症麻桂羌活宣所宜哉以葛根五錢升麻二錢以逐
陽明固結之邪白芷二錢殭蠶一錢五分以達頭面
不正之氣黃芪一錢五分桂枝五分以固周身疎泄
之表桔梗一錢甘草五分載諸藥上行二劑便效數

劑全愈後以養榮血實腠裏少佐清熱去痰之品調

理之

此宜與許叔微一案合參

李思瑋母年六旬體肥盛正月間忽中風卒倒不省人事口噤喉鳴手足不隨服牛黃丸小續命不效脉之浮洪而滑右手為甚緣奉養極厚形氣盛而脉有餘經云凡消痺擊仆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又云土太過令人四肢不舉丹溪所謂濕生痰疾生熱熱生風也當先用子和法涌瀉之乃以

稀涎散齋汁調灌之去痰涎數碗少頃又以三化湯灌之至晚瀉兩三行喉聲頓息口亦能言但人事不甚省知上下之障塞已通中宮之積滯未去也用二陳湯加枳實黃連萊菔子木香白豆仁每日二服數月人事漸爽腹中知饑令進稀粥大便秘結每日以潤字九五分白湯點薑汁五分猶時有拘攣燥結之患知為血耗津衰用四物加秦艽黃芩甘草數十帖三日而愈

陸祖愚治趙一陽年過五旬中風卒倒牙關緊閉戴眼
上竄手握而四肢振掉或以稀涎散吹入鼻中吐稠痰
數碗投小續命湯二劑反口開手撒眼合遺溺四肢
厥逆人事昏沈喉鳴發熱脉之洪滑而歇至症已危
甚勉立方用二陳加南星枳實以導其痰四物以養
其血佐以牙皂薑汁竹瀝二劑痰喘漸輕六劑人事
清爽改用參朮歸芍大補氣血而安

李翠巖年近六旬肥盛多勞一日行至門外視一人如

兩人一路如兩路一門如兩門不知從何處入遂卒
然仆倒扶歸嬾於言語尚能道其病狀咸以中風治
之投消痰搜風十餘劑遂冷汗如雨驚惕振掉昏不
知人脈左寸浮大按之無神餘俱遲弱而空已神識
昏沈不能言矣此屬虛脫宜培補正氣為主用四君
加芪歸地芍天麻杜仲牛膝棗仁二劑汗止五劑能言
語識人七八劑頓愈每劑加人參三錢二十餘劑飲
食步履如常

馬元儀治周某神昏不語狀如中風已半月脉之右虛微無力乃陽虛之候也胸中時滿或氣立如呆上焦之陽不用矣足膝無力轉側不能下焦之陽不用矣諸陽既微陰乃用事不行溫補陰日以長陽日以消一如氣化有肅殺而無陽和物其能久乎遂與附桂理中湯大培陽氣半月而神始清便乃行一月而食漸進足可履兼進八味丸調理而安

馮楚瞻治張銓部先年以焦勞遂得怔忡耳鳴諸症醫

以痰治湧出痰涎斗許復用滾痰丸痰勢雖清精神
內奪初秋卒倒僵仆痰湧齶齶目竄口開手足強直
自汗如雨危甚脉之六部皆滑大無倫其候欲脫刻
不容緩矣乃用人參三兩白朮二兩附子五錢濃煎
灌之日三劑按時而進服後脉勢漸斂身熱漸和潰
汗漸收次日仍用前方日二服夜一服至三日諸症
漸減僵仆不省如故此工夫未到故標症稍平而元
神未復也仍照前服服後必灌濃米汁半鍾以保胃

氣助藥力或有勸入風藥者曰保之不暇敢散之乎
有勸加痰藥者曰補之難實敢消之乎有勸入清火
者曰此尤誤矣元陽欲脫挽之尤恐不及敢敗之乎
今重用人參附子者既壯人參培元之功而消痰去
風息火之義已在其中若稍涉標治則虛症蜂起勢
益難矣違衆勿用三日所用人參計三十五兩附子
六兩白朮二十四兩至晚間忽能言語稍省人事進
粥半碗而睡其齟齬目窳諸症仍在早間陽分用大

補心脾氣血之藥如棗仁當歸白朮白芍茯苓神遠志
人參桂圓五味之類下午陰分用八味湯沖人參濃
汁服之六七日後諸症漸平每日人參尚用四五兩
後早間以生脉飲送八味丸之加牛膝杜仲鹿茸五
味子者四五錢日中加減歸脾與八味湯飲食倍進
一日而起大凡治危篤症候全在根本調理得力自
然邪無容地先哲云識得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
也

譚掌科年六十餘卒然暈仆痰涎湧盛不省人事頃之
吐痰碗許少甦長班用力擁之與中挾其兩腿而歸
醫與疎風清熱豁痰旬餘痰涎不減煩躁倍常頭痛
腿疼更甚脉之兩寸甚洪大兩尺右關甚沈微此孤
陽獨亢於上弱陰不能斂納且中宮脾土亦虛陽無
退藏之舍上浮顛頂為脹為疼宜壯水以制之培土
以藏之補火以導之佐以滋肺清金以成秋降之令
則收斂蟄藏熟地八錢為君乳炒白朮五錢為臣米

炒麥冬三錢為佐製附子一錢五分為使煎成另用
人參五錢熬汁沖服頭疼頓減諸症漸痊但腿痛如
故蓋長班用力扶之而傷也視之五指之痕在焉此
外因當外治用猪肘生精肉搗爛入肉桂細末葱白
食鹽和勻厚敷患處而安後因素患晨瀉飲食不甘
令早晨空心參湯送八味丸午間食前以炒黃白朮
三十兩製附子三兩共煎成膏人參細末六兩收成
細丸白湯吞三錢半月後脾胃頓強精神倍長

景氏婦年近五旬中風已五六日汗出不止目直口噤遺尿無度咸以為壞症脉之雖甚微而重按尚不疾不徐自然之勢此即胃氣也乃曰遺尿本屬當下脫症故不治若多日安得不尿且坐視數日而不脫斷非絕症也投以參附湯二三劑漸甦重服溫補而愈金教諭夏月壯熱頭痛咳嗽醫謂感冒用羌前蘇橘半枳之類未終劑頭疼如破舌強不清漬汗黏手左臂麻木神氣不堪脉洪大而空緩而無力知為虛類中

誤投發散當此疎泄之時幾成脫症與熟地一兩二錢麥冬三錢炒白朮四錢牛膝二錢四分五味子八分製附子一錢五分人參八錢另煎沖服日二劑不五日全安時有李庠生同日得病症候無異一劑發散汗出徹夜次日死矣

張路玉治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脉微弱患中風經歲不痊診之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為腎臟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向寸又為三陽經滿溢入陽維

之脉是不能無顛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痰湧于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為痰氣占據未免侵清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悞也或者以其兼口角微涎目睛恒不易轉為邪在經絡用祛風導痰之藥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下通于心虛熱生風之症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為腎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不知此症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臟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

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紅漬沫而用補中益氣不知脾氣陷入下焦者可用升舉之藥升動肝腎虛陽鼓擊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為喘脹逆滿之患乎今與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中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以善調攝為第一義

侍衛金漢光妾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曳

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半月餘脉之右手寸關尺弦
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煩亂所服皆二
陳稟痰雜以秦艸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
愈遂殆因以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
甫四劑喘頓除再二劑飲食漸進稍堪就枕又四劑
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可徐行矣

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近以抑鬱忽然下
體重墜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診之六脉皆

虛濡無力醫猶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攻下張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且病人素有脾約大便常五七日一行乃令先試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人參二錢分二次服四劑後大便自通再四劑自能起坐數日間可扶掖徐行因戒其左右慎防步復以病人氣虛痰盛故也

呂東莊治沈凝芝內人時當就卧忽作寒熱至夜半即不能言喘急或以為感傷或以為寒熱氣逆痰結用

烏藥順氣散不效診之聲如曳鋸手撒遺尿口開不能言自汗如雨曰此類中風也已傷臟不可治矣凝芝曰即無救理應用何藥曰初發即當用易間附子散今無及矣乃自進之喘聲忽止且稍發語疑尚可救曰五臟俱絕今得參附氣少甦耳終無濟也果三日而歿

韓貽豐治司空徐元正風氣滿面浮虛口角流涎不已語含糊不能出喉兩腿沈重足趑趄不克踰戶限脉

之曰此症非針不可遂呼燃燭舉手向頂門欲用針
徐公及其令孫皆大惶駭云此處安可用火攻強之
再三終不允而罷後聞韓之針頗神復邀與針百會
神庭腎門命門環跳風市三里湧泉諸穴道俱二十
一針方針之初下也以為不知當作如何痛楚及藥
蕪氣行氤氳不可名狀連聲贊歎以為美效積久周
身之病一時頓去

神針
心法

柴嶼青治考功吳景星太翁卒中昏憤滿面油光兩關

弦緊投以附子理中湯次日心中明白面上浮光即
斂調理數月而康

薊州牧楊芊丙寅春五旬餘卒中肢廢口不能言大小
便難中府而魚中臟也初進通幽湯不應加大黃麻
仁二劑始通舌稍轉動又用加減大秦芎湯數劑始
能言但舌根尚硬後用地黃飲子及參芪朮等魚服
舌柔胃強左手足尚不能舉動此由心境不堪魚乏
參餌調治也今庚午秋聞其在楚竟已全愈

大司寇阿年已七旬偶患胃痛延治至則其勢已減診其六脉平和兩尺神完氣足如此稟厚者不可多見乃以曾經口眼喎邪至今面部微有不正為患曰陽臟之脉前因心火暴盛無制遂流經絡而然今惟有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常服丸劑可保期頤

薛立齋治靳閣老夫人先胸脇脹痛後四肢不收自汗如雨小便自遺大便不實口緊目瞶飲食頗進十餘日或以為中臟甚憂曰非也若風既中臟真氣將脫

惡症已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脉左三部洪數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尅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嘔吐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尅土而脾不能攝血也用加

味歸脾為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過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復用前藥愈

大參朱雲溪母於九月內忽仆地痰迷不省人事脣口
喎邪左目緊小或用痰血之劑其勢稍緩至次年四
月初其病復作仍進前藥勢亦漸緩至六月終病乃
大作小便自遺或謂風中於臟以為不治診之左關
弦洪而數此屬肝火血燥也遂用六味丸加五味麥
冬芎歸一劑而飲食頓進小便頓調隨用補中益氣

加茯苓山梔鉤藤丹皮而安至十月復以傷食腹痛
作瀉左目仍小兩關尺脉弦洪鼓指以六君加木香
吳茱萸升麻柴胡一劑而痛瀉俱緩復以六君加肉
果故紙一劑諸脉頓平痛瀉俱止夫左關弦洪由肝
火血燥故左目緊小右關弦洪由肝邪乘脾故脣口喎
邪腹痛作瀉左目仍小兩關尺脉弦洪鼓指以六君
子加木香吳茱萸升麻柴胡一劑而痛瀉俱緩復以
六君加肉果故紙一劑諸脉頓平痛瀉俱止夫左關

弦洪由肝邪乘脾故唇口喎邪腹痛作瀉二尺鼓指由
元氣下陷設以目緊口喎誤作風中投以風藥以腹
痛泄瀉誤作積滯投以峻劑復耗元氣為害甚矣以
陽虛惡寒圍火過熱致痰喘誤服寒劑而卒

一婦人因怒仆地語言蹇澇口眼喎邪四肢拘急汗出
遺溺六脉洪大肝脉尤甚皆由肝火熾盛蓋肝主小
便因熱甚而自遺也

經云肝虛者善溺

用加味道遙散加鈎

藤及六味丸尋愈

亦可入氣厥

一婦經行口眼歪斜痰涎壅盛此血虛而肝火動用加
味逍遙散加丹皮治之尋愈後因飲食停滯日吐痰
涎此脾氣虛不能攝涎歸經也用六君子二十餘劑
而安

一婦人因怒口眼喎斜痰涎上湧口噤發搐此脾肺氣
虛而肝木旺用六君子加木香鈎藤柴胡治之漸愈
又用加味歸脾湯調理而安

一婦人元氣素虛勞則體麻發熱痰氣上攻或用烏藥

順氣散祛風化痰丸之類肢體痿軟痰涎自出面色
痿黃形體倦怠而脾肺二脉虛甚此氣虛而類風朝
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漸愈又用加味歸
脾湯調理尋愈

一婦人口眼歪斜四肢拘急痰涎不利而惡風寒其脉
浮緊此風寒客於手足陽明二經先用省風湯二劑
後用秦艽升麻而愈

王海藏云某黃門卒中風病發時服紫菀丸泄出惡膿

四升赤黃水一升一肉蟲如亂髮愈

方見癆風門

姚僧垣治大將軍樂平公實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淺深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

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

謹歎異之

周書

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
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臟俱病不可
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
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

已痊復

同上

李季虬曰予乙卯春正月三日忽患口角歪邪右目及

右耳根俱痛右頰浮腫仲淳曰此內熱生風及痰也
治痰先清火清火先養陰最忌燥劑蘇子橘紅天冬
酒粉鮮沙參甘菊花各三錢貝母白芍各四錢麥冬
五錢甘草七分天麻一錢連翹二錢加竹瀝童便各
一杯霞天膏四五錢日服二劑初四至初九日加生
地初十加牛膝四錢黃蘗二錢十三日去連翹加石
斛三錢五分五味子七分扁豆二錢乾葛八分十八
日去天麻乾葛扁豆加蓮肉四十粒二十二日定方

天冬甘菊沙參各三錢麥冬生地牛膝各五錢炙草
一錢貝母蘇子橘紅花粉各二錢棗仁六錢五味八
分蓮肉四十粒二月十二日定方天冬茯苓貝母沙
參各三錢麥冬棗仁牛膝各五錢蘇子橘紅甘菊各
二錢五分黃蘗甘草各一錢五分花粉元參各二錢
五味七分生地白芍各四錢蓮肉六十粒十日後去
花粉後又去元參加石斛至五月盡病始全愈

前方
中曾

加參二錢服二劑反
覺浮火上升即去之

沈明先治潘子芬軀幹魁梧素無恙然室多姬妾且縱
飲皆致疾之媒也乙巳夏忽患類中風項強胸滿不
良於行纔舉足即覺首重而欲仆地或知其嗜酒及
內病由上盛下虛即用參附峻補治久轉劇診之六
部沈滑有力殊非腎家不足之象然病人旁人舍補
而別商則紛然辨難棄不用矣因語之曰病本不足
更無可疑但補虛而不去病甚于攻剋也今當分塗
治之湯劑以補虛吾立方而君自製服丸劑以去病

則有家秘神方未可明告奉饋服之兩旬必奏殊功
潘以愈期甚邇欣然見從前方以六君理中加減而
不用附子別製大劑消痰丸服十日而項強若失然
更衣陸續去痰積稠粘甚多潘惟恐其虛復生猶豫
乃謂之曰大便雖行神氣日旺况有參朮以培養脾
元何慮之有去痰莫如盡此之謂也勉其盡劑果越
兩月而步履康復矣

續名醫類案卷四